

LANGQUANLUOYI

SHIJIEJINGDIAN
DONGWU
XIAOSHUO

「芬兰」约尔麻马·库尔维年 著

韦苇 译

狼犬罗依



大自然书系
DAZIRANSHUXI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 界 经 典 动 物 小 说

狼犬罗依

「芬兰」约尔麻马·库尔维年 著

韦苇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狼犬罗依

[芬兰]约尔麻马·库尔维年 著

韦 苇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9 万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插页:1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向民胜

插图:徐 锋

装帧设计:东 达

印数:1—6000

ISBN7—5358—1986—9/1·525

定价:6.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作家与作品

约尔麻马·库尔维年（1931—），芬兰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因其文学创作的成功和卓越，于1977、1982年两度获得芬兰国家奖。其中《狼犬罗依》一出版就在少年儿童中畅销，成为儿童文学的一颗明星，随后，作者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为中心，创作了10部系列小说，持久地受到小读者的青睐。

《狼犬罗依》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罗依是一条健壮、聪颖、机灵的狗，非常通人性，男孩汤米是它的主人，他们快活地生活着。故事紧紧围绕狼犬罗依来展开：它抓过罪犯、救过汤米的同学……汤米也因为它才得以制止行将发生的不幸事情……

给中国读者的信

致我的中国读者：

无论是就整体还是个人而言，生活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和一个伟大的机遇。特别是年轻人，为了寻求生活的真谛，往往增大对自己要求的限度，树立信仰和信念，充满求知欲和胆量。他们曾充满过幻想，通过努力后如愿以偿。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像你那样大小的男孩和一条勇敢的小狗之间的友谊。同时也讲到了一些朋友之间的温情。故事构筑在生活中我所坚持着的这些东西之上——尊严、坦诚和肤浅与表面背后的真理。书的深处——是我所希望的——将带你进入一个历险之中，它会使你忘记现实生活，领你了解到不同的观点。

假如你能与父母共读这本书，那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经验会帮助你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欣赏这本书——毋庸置疑，如果我能够参与到你们的讨论中，我也会得到一种新的方法。

祝福你和全家。

约尔麻马·库尔维年

目录

1. 汤米去逮狗鱼	1
2. 逮住了一条狗	8
3. 追 踪	16
4. 意外的同盟者	23
5. 汤米和罗依守家	30
6. 可怕的夜来客	40
7. 为了把狗留下来	44
8. 灰吉普车	53
9. 汤米到塔楼去	60
10. 在带枪的人家里	67
11. 沙丘上的人	71
12. 横 祸	80
13. 跟踪追击	86
14. 令人心悸的情景	92
15. 罗依被关入汽车库	97
16. 决定性时刻	102
17. 一切见分晓	109
18. 两个英雄	113
19. 横生枝节	119

1. 汤米去逮狗鱼

1

汤米在甜菜地里趴着拔草，拔着拔着就不耐烦起来。尖尖的干泥块，直往牛仔褲里刺，刺得他腿膝直发疼。汤米觉得整个背脊都发麻了。他直起腰，扭头瞅了瞅太阳，疲倦地抹了一把汗。这样的夏天正是捕鱼的好日子。不行，这样的好日子他不能再泡在这里，泡在这块甜菜地上了。

隆马科河里的鲈鱼，这阵恐怕还不会上钩。可蒂蒂年运河的河湾里，那些狗鱼该已经被太阳晒得迷迷糊糊的了。逮狗鱼的办法，一般是用活结绳套把它套住，接着一下摔上岸，等它清醒过来时，就只好在地上咚咚地蹦跶了。

汤米想到这里，双唇间不由得露出了笑意。他望了望甜菜地，他已经拔了一半了，下星期他再来接着干完就是了。他妈妈和爸爸要到下周末才回来。因此，要在父母回来前把甜菜地里的草全拔完根本没问题。

四周一片热天的声响，一片热天的气息。汤米闻了闻，闻到一股尘土的气味。三叶草的清香从那边地里传过来。蜜蜂嗡嗡地，上下飞舞着。蚱蜢唧唧唧飞飞停停，停停飞飞。

汤米笑着在心里自言自语：“不，问题不在什么样的气味儿，问题是这天气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样的好日子，孩子压根儿就不该在地里拔草，而应该痛痛快快地去玩。要是好好去钻研钻研法律的话，那么法律准就是这么写着：这样的日子里，孩子应该玩耍。”

汤米的游泳技术还不怎么到家。好在到蒂蒂年运河可以从海滨浴场那边绕。河湾里是不能冒冒失失去游泳的。他人太小了，河底淤泥又深。河湾边上长满了芦苇。狗鱼特别喜欢到那突进陆地来的芦苇丛中栖身。弄得好，说不定能逮到三千克重的狗鱼呢。

汤米从甜菜地往家走的工夫，一整套逮狗鱼的计划都想好了：一到家就把拴狗鱼的绳套拿上，然后爬到那棵斜向水面的赤杨树上，把绳套先藏在枝叶间，等他在浴场洗过澡，再去取下绳套，到蒂蒂年运河的河湾去。

不过，他去浴场的路上可千万别碰上那些从塔式高楼里来的男孩子。他们要是躲在树林里的一个什么坑里，那就会把他纠缠得回不到家了。唉，可惜没有一种仙水，喝上一匙就能能力大无穷。那样就不用老躲着那帮从塔楼来的小恶棍了：谁先上，我把谁先撂倒在地，看还有第二个敢再上来不。

这些住在塔楼里的小恶棍，可不好惹了，你要是骑自行车过他们那段街，就得骑得飞快才行。

这些塔式楼房，从第一幢耸立时起，就鸿运不断，好几次欧洲安全会议都在这塔式楼房里举行，从这里发出的消息传遍了首都赫尔辛基，成了全国各个角落的话题。就这样，这塔式楼房就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汤米看看道路两旁，倒也没发现什么可躲人的地方，放眼望去，全是平展展的田野。只见英语老师气喘吁吁地沿小路向他走来。

“她要上哪儿去？”

英语老师一定会向他问起英语补考的事。就让她问吧。不过我不先跟她打招呼。现在放着暑假呀。话又说回来，我不打招呼的主意是愚蠢的——她会把我给认出来的。他没猜错，女老师放慢脚步，站住了。

“你怎么样啊，汤米？太阳这么刺眼，我都差点没能把你给认出来。（“那干脆认不出有多好呀。”）暑假都怎么过呀？”

“跟大家差不多，什么事都干。”

汤米从女老师脸上的神情看出来，这会要问他什么了。

“英语补考你为什么不来参加？”

“那时我们一家都到外地去了。”汤米撒谎说，“到北方去了。”

女老师的眼睛里闪过一缕不信任的目光。

“你没忘记复习英语吧？”

“没有，我没有忘记。”

他恨撒谎，但又不得不撒谎。这不，女老师这会要是问他一句“*What is Miss Kuokkanen?*”（奎卡年小姐近来怎么样？）他就回答不上来。他记不清奎卡年应该用“*he*”（他）还是用“*she*”（她）了。因为放暑假后他压根儿就没读过一句英语。

英语老师是个天资聪敏的女人。她当然知道汤米是在撒谎。但她没盯住他，只是叹了口气，说：“用点儿功，把英语念念……”

危险总算过去了，汤米又继续往前走。到家，他迅速拿上游泳裤，再拿上逮狗鱼的绳套，急忙往海滨浴场走去。想必莎莉年大娘

不会不早不迟偏偏在这时出来打乱他去逮狗鱼的计划的。

不料莎朵还是追上了汤米，使汤米在街上耽搁了一阵子。这莎朵，是邻居莎莉年大娘三岁的小孙女，黑头发，像个漂亮得出奇的洋娃娃。她十分机灵，从妈妈玛尔凯眼皮底下溜出来，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玛尔凯嫁给了莎莉年大娘的儿子帕伏。可帕伏一年前出去就没回来过。直到如今音讯杳无。这里的人都说他准是在瑞典的一个什么地方^①另外安家了。

汤米把莎朵拉回院子时，她大哭起来，还要咬他哩。她有些野脾气，不怕任何人。汤米想骂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又没骂出口。因为汤米知道，她一哭，眼睛能瞪得像两个小碟那么大。汤米被弄得没了办法，他想实在不行就只好把自己钓鱼用的惟一的鱼形金属片给她。

当汤米把莎朵拉进院子时，莎朵的奶奶，就是莎莉年大娘，从屋里走出来了。

“我的天哪，小姑娘又溜跑了！”

“她已经走到合作商店那个拐角了。”

“我什么时候到冷饮店去，就给你捎块雪糕回来。”大娘对汤米说，“你常常帮我照看这小姑娘。我不能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呀。”

大娘拉着小姑娘进屋去了，汤米这才继续上路。

他心里已经冒出一个希望：老癞子希尔图年没有在家。但是汤米想错了。希尔图年这个老家伙在莓果树丛中慢吞吞地走来走去，这时他看见了汤米。



^① 芬兰和瑞典毗邻，1917年前为同一国家，1917年独立后，芬兰的通用语仍是瑞典语。

他的噪音太难听了，一下使人联想到那上了锈的门铰链。

“汤米，你这样的大小伙子，莫非不干正经事儿，大白天去抓鱼？”

这话怎么回答呢？汤米没吭声儿。这个希尔图年什么时候做过一件像样的事儿呢？他一天到晚搬弄是非，别人的事他都要去插一脚，比娘儿们还爱嚼舌头。连大人们都管他叫“癞子希尔图年”。

“提水去浇浇林子里那些草地，要不然，它们全得晒死。”老头子叽叽咕咕地说，“可你只知道一天到晚地闲游浪荡，尽干坏事。你父母亲又管不着你。他们在哪儿干活呢？”

汤米已经走出很远了，老癞子的话还从身后传来。老头显然是在那里自言自语了。

到浴场最近的路是经过塔式楼群的那一条。但是只有不要命的孩子才试图从那里走过。

汤米细细考虑着该怎么走好。

“莫非我是个胆小鬼？我不能老想着我对付不了从塔楼里跳出来的小恶棍们。他们年纪也没比别的同学大些。就亚克修一个人大几岁。亚克修是那个团伙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真名叫亚克塞利，平常大家都叫他‘亚克苏’，但是所有跟他相识的人在背后都叫他‘亚克修’^①。可当着他的面，没有一个人敢叫他‘亚克修’的。要是你敢那样叫他，他就会向你扑来。这时，塔楼的男孩都狗崽似的一窝蜂扑过来。其实只要胆大的孩子都抱成一团对付他们，他们就会一个个都成了耗子。我见到他们从不逃跑——我汤米就要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我不怕他们。不过他们就是要找岔子，反正不让人

① 亚克修：芬兰语中意为“脾性暴躁的家伙”。

顺顺当当通过。”

在学校，这拨从塔楼里来的学生，常常从后面对同学进行偷袭，寻衅斗殴，要不然就是把别人的帽子摘走，扔到肮脏的地方。他们天天拿别人寻开心。每次他们都占了便宜。他们的学习成绩倒还可以，其他方面也蛮不错。要是从城边来的同学做了一件错事，大家就喊他坏蛋，认为他品质恶劣。要是从塔楼里来的男孩干了坏事，大家就会说，这是他们有劲儿没处使，这是顽皮行为。汤米有一次在学校里当众谈论“品质恶劣”和“顽皮行为”之间的界限。界限就在七点五分^①，高于七点五分的人干了坏事算顽皮、淘气，低于七点五分的人做了错事算坏蛋，算品质恶劣。

这当中有许多说不清的地方。要是你对你在校门口用鼻子犁了犁地不服帖，或是对被摘了帽子不服帖，不向塔楼男孩低头俯首，你就得被罚站。有时候，塔楼男孩中有谁用脚绊了你一下，你一下扑倒在别人身上，要是老师看不清真正有错的是谁，那么，你也可能受罚。

古话说得好：“两人相扭打，各挨五十下。”这句古话用到学校里，就是一人挨耳光，两人受惩罚。学校判断是非就这么简单。

汤米拐进了树林，往一条蜿蜒的小道上走。走这条道也不是没有危险：小恶棍们也可能躲在树林的某个深坑里。林子里黑咕隆咚的，跟他们鼻子对鼻子撞上，才会发现上当了。小路上，那些盖着细沙的地方，那些覆盖着淡蓝色青苔的地方，能隐隐约约看出有自行车轮滚过的痕迹。很明显，他们一伙这会儿全在林子里。



① 芬兰学校以十级计分，最高分为10分，4分以下为不及格。

但不管怎样，他这澡还是非洗不可的，并且还非得在海滨浴场洗不可。如果碰到好运气，他不仅能逮到狗鱼，而且还不只一条。这样热烘烘的天气，狗鱼全都昏昏沉沉的了。它们只知一个劲儿地睡大觉。要是轻手轻脚，一点不弄出声音来，那么就有可能走到它们跟前，然后伸手一把逮住它们。

2. 逮住了一条狗

8 汤米上了通往林子的山坡，一上去就望见了两排自行车。它们停在路口两边，车子一律崭新，坐垫是赛车式的，龙头特别宽。这些自行车是谁的，一目了然。汤米把拴着活绳圈的渔具从肩上拿下来，悬空抓在手里，这样跑起来更方便些。可别去跟亚克修纠缠，只要不惹恼他，其他人都好对付。

汤米一眨眼工夫就把对付的办法全想好了。要是亚克修向他扑来，他就把逮狗鱼的圈套向他扔去，一套住就把他拴在树上，自己跑掉。然而当他真地见到塔楼男孩子们时，他想好的对付办法全没用上。

塔楼男孩子们发现了他，可一个也不动弹。这会儿他们的兴致在别处，不在一个城边男孩身上。汤米站住了。

那帮男孩站成一个半圆形，围在一个长满小灌木的浅坑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树叶最稠密的地方。在小柳树和一棵酸浆果树中间，凸起几块好大的石头。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汤米的好奇心压倒了警戒心，他走近去。和亚克修天天混在一起的柯波年和索凯利都在这里，在学校最霸道的几个人全在。

“过来！”索凯利喊汤米，“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柯波年向他晃着一只手臂，像在扔什么似的。

汤米准备躲闪，但并没有石块往他这边飞来。灌木丛里有个什么东西在窸窣作响。

“最聪明的一着，就是径直往蒂蒂年运河跑去。”汤米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他以为，用不了一会儿，他们就会厮打成一团。不用说，渔具要被弄断了。他们都不会逮狗鱼，可是妒嫉汤米的这一手。所以，他们是一定会把渔具给毁坏掉的。

从另一方面想，他又不能溜走。他想溜也溜不了——他们有自行车哩。他们骑车追他，哪会追不上呢？

汤米提心吊胆地慢慢向他的这些同学们挪过去。

柯波年又晃了一下手臂，一块石头扔进了灌木丛里，“嚓啦”一声之后，就从那里头传出“汪汪汪”的犬吠声。

就在这时，汤米看到在柳树和酸浆果树下，躺着一条狼犬。它趴在那里，四条腿伸开，仿佛是要深深钻进地洞里去似的。它怒吼着，露出了两排白生生的獠牙。

“别扔石头！它咬了你们啦？”汤米说。

这帮人，全部一下扭过头来看汤米。

“怎么，这是你的狗？”柯波年问。

“哼，又不是你的狗！”

“这不关你的事。”柯波年说。

汤米瞥了瞥亚克修。虽然其他两个人叫唤得凶，可最危险的还

是亚克修。

“把这个从城边来的小叫化子推到狗身边去。”有一个说。

“谁也别接近它！”亚克修说，“我自个来试试！”

汤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话了。难道亚克修会替他着想？



10

“来，让我来试试吧。”那个说要把汤米推到狗身边的男孩也说。这个男孩好像名叫胡塔里。他的个子比亚克修矮一截，但比亚克修长得还结实，是少年曲棍球队的队员。他连亚克修也不怕。“你以为谁也不敢接近它，显然是因为你自己怕它哩。”

亚克修慢慢走到胡塔里跟前。

“哎，你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我说的话你明明听见了。刚才大家都看见了的，是你，狗一叫就急忙逃跑了。”

亚克修被顶得没了退路。汤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今几个他汤米反而可怜起亚克修来了。



亚克修刚才说过自己去试试，说出的话咽不回去了。他转身慢慢向狗走去。

狗把下巴搁在前脚上，刚才还趴着没事儿的，这会儿却露出了白牙。亚克修放慢了脚步。

“喂——喂——喂……你可是条听话的狗呀。你确实是条听话的狗呀，啊？”

狗一下跳起来。亚克修呆住了。

“他过去连树林里也不敢来。”胡塔里说得很响，在场的全都听见了。

亚克修微微弯下身，把一只手向前伸去。

“你是一条好狗呀，多好的狗呢。”他重复着说。

狗站着，一动不动。它不吼叫，也不龇牙咧嘴了。

“我跟你是朋友呀，”亚克修希望狗别咬他，“你是一条多听话的狗呀。”

他把一只手向狗伸去。

就在这时候，狗张开嘴巴向亚克修扑去，一眨眼工夫就把亚克修的手咬住往后拽了一下。

狗跃起身，想跳到亚克修背后去，不料让什么拉了一下，结果悬空翻了个跟头。汤米一下就发觉了狗翻跟头的原因：狗让一条链子缠在灌木上了。

“该死的狗！它咬了我一口！”亚克修把那只血淋淋的手伸给大家看，“我这就回家去把爷爷那支鸟枪拿来，打死它。”他恶狠狠地补充说。“还是用石块砸它。”柯波年提议说。

“这么干可算不得有本事——狗是拴着的，它不能自卫呀……”汤米说。他话还没说完，就知道要坏事了——他们先是从他身边散